第一章　精神文明

第一节　对精神文明的考察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理论界有关精神文明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像夏日晴朗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繁多难计的杂志、期刊和报纸上。文章的理论水平也如管理不善的小葱地一样参差不齐，其中绝大多数文章作者是谈论精神文明的某个侧面、某一点或某个典型事例，或者典型、模范人物，且用的多是开门见山的议论文或记叙文手法，而“精神文明”这一概念则往往像个不用做自我介绍的节目主持人一样直接评说社会问题，它的内容和涵义颇像中国的“道”，尽人皆知，却各有各的领会。我对 30 篇有关文章做了统计汇总，精神文明在文章中意指的内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需要而异。正应了陆震先生的看法：“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精神文明”一词，一直是一个含义广泛而模糊的社会概念和宣传用语。对物质文明畸形发展的担忧和不满，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近乎本能地认同精神文明建设，他们赋于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应该讲道德，办事公道，风气良好；一个人应该做好事，做好人，照顾自己，也照顾别人和社会。无疑这种社会生活意义上的界定是对的，但它只是一种基于生活体悟的感性认识，有必要发展为理性认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本质上了解‘精神文明’的确切含义与界限。’① 那么，“精神文明”的确切含义与界限是什么呢？

关于对“精神文明”概念的历史考察，龚育之先生已经在其《关于“精神文明”概念的历史考察》中做了系统的研究工作，现摘转如下：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从理论上和纲领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以后，一些同志考察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两个概念在我国使用的历史。

开头有同志说，最早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大概是赵元任。证据是，赵在 1926 年 5 月写过一篇格言体的《语条儿》，其中一条，是“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

接着有同志说，郭沫若比赵元任还早一年。 1925 年 6 月郭写的《王阳明礼赞》，其“附论一”，题目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从郭文的语气看，他是针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的议论而发言的。他说，假如物质文明是指的科学文明，那么，“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于科学不可。启发智能之途也非仰之于科学不可。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它来救救东方呢。’（《沫若文集》第十卷第 47 页）可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问题当时已成为讨论的题目。②

后来又有同志指出，鲁迅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八》，批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们不求“振拔改进”的各派论调，其中一种论调就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88 页）

1983 年初，有同志指出，1913 年 5 月《东方杂志）发表高劳（即该刊主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一文中，即已使

①②龚育之著：《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7 年，第 221～228 页。

用这两个词汇。这篇考证文章的作者说：“迄今还没有发现比杜更早的。”(《理论探讨》 1983 年第 1 期何炳然：《民国初年一场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争论》)

到了 1984 年，又有同志发现，早在 1902 年，由胡英敏在东京编印的《译书汇编》第十一期中有署名“攻法子”的“政法片片录”一组五篇文章，一方面讲：“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之所系，有之则兴，无之则亡，其必要不待言矣！”一方面讲：“然物质文明有助成精神文明之用，今之论者，往往以物质文明为不必注意，非确论也。”“腐败之物质，终无精神复振之望，故非但精神文明不能离物质文明而独立，欲造精神文明，当先以物质文明为基础，有断然也。”(《求索》 1984 年第 4 期唐代望：《我国是谁最早论述“两个文明”的关系?》)

从“攻法子”文章的语气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初即已成为“今之论者”的论题了。而“攻法子”也未必就是首创这两个词汇和概念的。

以上是关于“最早使用”的单个考证，已经追溯得很远了，似乎还没有追溯到源头。

1985 年，陈崧编了一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点文选》，起自 1915 年，止于 1927 年。这是系统地搜集材料的宏大工程。从这部文选中我们可以了解，自西学东渐，东西文化接触以来，在关于东西文化问题有关论战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即成为争论焦点之一。一批站在维护旧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打起“东方精神文明”的旗帜，抨击和拒斥“西方物质文明”。他们的哲学观点大抵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大抵是保守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则起来同他们论争。先是（新青年》、陈独秀为一方，同（东方杂志》、杜亚泉（即伧父、高劳）为一方，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后由梁启超等人在 20 年代初鼓吹西方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引起对这种论

调的强烈批评，从而把论战推向高潮。了解了这个背景，鲁迅、郭沫若、赵元任的言论何所为而发，也就清楚了。

从这部文选中，我们还看到：

陈独秀在 1918 年（与鲁迅上述文章同一年）驳伧父时，指出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之外，亦有“精神文明”（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见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 78 页）。

胡适于 1926 年（与赵元任上述文章同一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代文明的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 650 页》)“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同上书，第 654 页）

《文选》中还有一篇文章，作者“三无”(生平不详)，题为《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发表在 1921 年《东方杂志》上。作者说：“文明者，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也。”“就抽象的言之，得别文明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二方面。此二种文明本质上之关系，实相俟而不可离。”（同上书，第 319～320 页）作者引述华德（L.F.Watd，美国社会学家，Pure Sociology 一书之作者）的观点：物质文明，因利用自然之物质与力而成立，即境遇之开拓及征服之谓。精神文明，为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智的“事功”之全体，即文明之内容及本质之谓。虽然，斯二者初非各自分别发达，盖实相互协力而跻于真正之进步。普通所谓物质文明，要亦不外为人类精神能力之表征。而精神文明，实发展于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文明之精神的方面，本为物质文明所约制（同上书，第 324 页）。作者又引用狄雷（J.Dealey，uglgpywfip pe）的观点：无论如何社会，欲望精神文明之发达，则第一着先不可不使物质文明发达也。物质文明

者，精神文明之土壤也（同上书，第 325、329 页）。作者自己总结说：“盖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决非相敌，实相互一致协力以实现人生之理想，举人类进步真正之效果者也。”（同上书，第 329页）

“三无”这篇长文，恐怕是继“攻法子”文章之后，我国专门地并展开地论述两大文明关系的第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介绍的情况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两个概念，至少在美国社会学界已经使用过。作者特地注明，精神文明的英文为 Spirit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为 Material Civilization。现在有些同志说，英语中没有这样的词汇，因此，汉语中的这两个词汇必须用解释含义的方法意译，不能有字面相应的直译，以致现在我们党的文件的英译本中，“精神文明”一词消解在一个解释性的句子中，不成其为独立的概念。仅据“三无”文章所引材料，对这种译法献一疑问。

这部文选未能反映孙中山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看法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孙中山于 1912 年 9月 27 日在济南的一次演讲中说：“然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80 页）孙中山的 《建国方略》，以《孙文学说》为“心理建设”,以(实业计划)为“物质建设”。他在 1919年写出的（孙文学说》中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孙中山选集》第 139 页）心性文明指的当然就是“精神文明”。1922 年 8 月 17 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更进一步提出：“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525 页。请注意，括号内的字是原有的）金冲及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近代化）等文，向人们介绍了孙中山论及精神文明的这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为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号召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文明，的确是有很高的眼界的。孙中山讲“心 性文明”，如《孙文学说》所表明的，当然还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孙中山讲“精神文明”，如《对外宣言》所表明的，当然属于革命民主派的进步的社会政治纲领。

陈崧编的文选中最使我们注意的，是瞿秋白的两篇文章：(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前一篇发表在刚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新青年）第 1 期（1923 年 6 月),后一篇发表在 1924 年 1 月《东方杂志》。两篇文章均收入新版《瞿秋白选集）中。

瞿秋白的这两篇文章，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东西文化问题的力作。作者从理论上阐述了文明发展史。后一篇文章一开头就说：“礼义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瞿秋白选集)第 93 页）文章系统批判了这种“向后转”的态度；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要彻底变易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瞿秋白选集）第 20 页）读到瞿秋白的这段话，会使人想起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段话：“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

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 926～927 页）。这是关于自由—— 必然的一段精辟论述，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的精辟论述。党的十二大文件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显然依据了这段论述。

瞿秋白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联系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来探讨，站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瞿秋白的文章，是我国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论；由于它着重分析了技术文明和科学文明，分析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制约和社会作用，它又是我国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和技术论。

综上所述：

1.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问题，至少从 20世纪初起，特别在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

2. 在关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争论中，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3. 在拥护旧文化、反对新文化的人们中，有的特别强调东方精神文明而打击西方物质文明，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和倒退的，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文明其实是腐朽的封建道德和文化。

4. 在拥护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人们中，抨击鼓吹东方精神文明的倒退者，但是，他们是站在不同的思想高度上来进行这种抨击的。

5. 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革命民主派，也把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列入自己的纲领，虽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但属于进步的潮流。

6.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与中国思想界的这场讨论树立起自己的旗帜，使这场讨论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7.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从使用这个词汇来说，始于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的讲话。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建立之初，即在党的刊物上从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讨论了精神文明问题。当然那时只能是关于未来的理论探讨，现在则已成为现实的实践的建设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返正的不断深入，“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愚昧落后，野蛮、残暴、卑劣、丑恶的不文明现象，不断地被揭露出来，使人们对我国社会中愚昧落后的现象有了深切的感受和认识。于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理想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精神文明的范畴”。接着党的十二大对精神文明进行了初步建构，它的理论陈述是：精神文明是社会实践在思想、文化和道德领域提出的要求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并作为观念表现出来。它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教育、科学和文化等为标志的文化建设，二是以政治理想、信念、道德为核心的思想建设，以及在这两个建设的同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这个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和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不可须臾或缺的历史作用，它是二十年来扶持着我国社会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步发展的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没有这只大手的呵护，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就会像一只被扔进老鼠坑里的猫一样，很快变得血肉模糊，面目全

非。这就是当时的侵华日军“黑太阳” 731 部队低温陶瓷细菌战的政治理论根据。

除了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对精神文明所做的建构外，学术界还有以下五种理论价值很高的界定。

第一种见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秀林、郭湛在《略论从物质和意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和逻辑的演进》中，他们通过考证和分析哲学史上的从物质和意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再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的和逻辑的演进过程指出：精神文明只是社会精神生活积极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开化和进步状态在精神方面的标志。它既不能囊括全部社会意识，更不能与整个上层建筑等同起来，严格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并非与“精神生产”发展历史的一切阶段相联系，而仅仅与“精神生产”发展历史的较高阶段相联系。

第二种界定出自范英先生的文章，他认为精神文明是一个系统，主要由文化、思想和审美三大部分组成，它的内部结构是个系统结构，其中的文化子系统指的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思想子系统是由理想、道德、情操、纪律等所组成，审美子系统则主要包括审美对象、审美意识和审美欣赏等。在精神文明内部结构的三大子系统中，文化是基石，思想是核心，审美则建筑在二者之上，而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和“人种文明”等则不属于精神文明。

第三种界定是学者们在（中西 500 年比较）中提出的，他们认为精神文明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心理。它是人们对社会存在或社会环境的直接感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或交往中直接形成的一种普遍意识，它表现为一定历史时代在一定阶段、阶层或集团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要求、愿望、习惯、审美趣味、情感态度。第二，具有多种理论形式或系统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文艺等方面的思想观点。

第三，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事业发展以及人们的知识水平。精神文明是一个综合体系，其中第二、第三方面，即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两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而这二者又以社会心理为基础。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

第四种见于陆震先生（精神文明建设的枢纽与基点》。陆先生通过对“精神”和“文明”的界定，很较真儿地给精神文明规定了内容：精神文明包括了人们所创建的社会意识文明和社会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动机文明（或人的精神的文明），其中重点是动机文明。但因为动机文明不可确定，所以精神文明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意识文明，二是社会制度文明，三是人们的行为文明，而行为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生长点、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五种见于贺培育的《关于精神文明内容结构的新思考》。贺先生通过对“精神”和“文明”两个概念的考察和确定，给了“精神文明”两种界定。一是，精神文明是一定民族和一定社会在应付他们的环境时，在精神方面的发展进程或取得的总积累，它不仅包括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现象，也包括一定时期内涵社会精神活动的状态和成果；二是，精神文明即“文明的精神”，即合理的、进步的、符合人性要求的精神，它的崇高境界是“真、善、美”。

从以上对五种观点的简单陈述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精神文明的界定尽管在意向指向上大体是一致的，但在理论层次和内容上却存在着明显的、重要的差别，这就使得在概念上重新考察“精神文明”成为必要。“精神文明”本身是一个词组，它由“精神”和“文明”两个词语组成，因此，搞清“精神”和“文明”的意义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第二节 对“精神”的考察和界定

“精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词语。比如：“精神病”、“这人特精神”、“会议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雷锋精神”、“精神领域”、“精神文明”等等。勿需细想我们就会发现“精神”一词在所列的词组或短句中有着不同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① 对“精神”的解释是：(1) 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2) 宗旨，主要的意义；(3) 表现出来的活力；(4) 活跃，有生气。那么，很明显，“精神病”中的“精神”是指“精神”的第（1）种意义；“这人特精神”中的“精神”是它的第(3)、第（4）种含义；“会议精神”中的“精神”是它的第（2）种意义；但“理性精神、创新精神、精神领域和精神文明”中的“精神”恐怕用上述四种解释中任何一种或几种解释的组合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之。可见，上述对“精神”的解释不够深入和全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精神”呢？

为了弄清“精神”在各种语境中的意义，我翻阅了许多有关精神问题的文章，但查阅结果表明所阅文章中对“精神”的理解无一超出汉语词典中的解释集合，均停留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次上，属于社会科学概念，受科学概念严格方向性、有界性和科学概念产生中科学思维的限制，这些对“精神”概念的理解都不够根本、全面。我本人认为要弄清“精神”究竟是什么，必须寻求哲学意义上的阐释。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做了一流的沉思，对“精神”给出了根本性的令人满意的界说，见于他的《精神现象学》里边。因此，本书对“精神”的考

①社科院语言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6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察和界定将落脚于黑格尔的哲学思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现象，，一词即是“意识形态”（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在《精神现象学》里，他将意识形态（精神现象）划分为五个阶段：(1) 意识；(2) 自我意识；(3) 理性；（以上三者属于主观精神的三个环节）；(4) 精神（即客观精神： Der wahre Geist）；(5) 绝对精神（宗教、科学、哲学和艺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创新精神、理性精神等中的“精神”，指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第四个环节：精神或者说客观精神。那么，这种客观精神是怎么回事呢？黑格尔说：“当理性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亦即当理性已意识到他的自身即是他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① “既认识到自己即是一个现实的意识，同时又将其自身呈现于自身之前的那种自在而自为地存在着的本质，就是精神”，②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就是理性的真理性，就是具体的理性。当你看到一只受伤的丹顶鹤陷在沼泽里时，你具有了“意识’，，当你认识到你不去救它，它就会陷入沼泽死去，而你去救它，你就会死掉时，你是在“思维”，而当你决定你愿意为救它而死，并且付诸行动时，我们说你已经具有了献身“精神”，在你进行思维直到付诸行动之前的过程属于“心理活动”或者说“思”、“想，，。可见意识，思维，心理活动和精神（客观精神）的关系了。那么，具体的理性是如何存在着，它的意义如何呢？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是实体。“精神既然是实体，而且是普遍的自身同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那么，它就是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而且是一切个人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它是一切自我意识所思维的自在物——这个实体又是一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1 页。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 2 页。

切个人和每一个人通过他们的行动而创造出来的，作为他们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那种普遍业绩或作品，因为它是自为存在、它是自我、它是行动。作为实体，精神是坚定的、正当的自身同一性，但实体既是自为存在，它就是已经解体了的，正在自我牺牲的善良本质。每一个人都分裂这个善良本质的普遍存在，从中分得他自己的一份，从而成全自己的业绩。本质的这种解体和分化，正是形成一切个人的行动和自我的环节，这个环节是实体的运动和灵魂，是被实现出来的普遍本质。但恰恰因为这个实体是在自我中解体了的存在，所以，它不是死的本质，而是现实的和活的本质。"① 这不仅阐明了精神的存在和存在意义，而且从历史的横断面上说明了精神的实体本质和个体精神现实的辩证的、相互运动的关系。

那么，精神这个神秘的实体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经历了哪些环节呢？"当它处于直接的真理性状态时，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一旦精神抽象地认识到它自己的伦理本质，伦理就在法权的形式的普遍性中沉沦了"，"此后精神既已分而为二(entzweite)，它就一方面在自己的客观元素亦即坚硬的现实上刻画出它的两个世界之一，文化世界或教化王国（Reich der Bildug)；另一方面，在思想元素上刻画出它的另一个，信仰世界亦即本质王国（Reich des. Wesens)"，"……则归返于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现在在道德中将自己理解为本质性，并将本质理解为现实的自我。"② 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经过了伦理（包括法权状态）、教化和道德三种形态，因此，它包含了这三种形态。为了以后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三种意识形态亦即客观精神称为"狭义的精神"。而包括了意识形态所有的五个环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9年，第3页。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9年，第5页。

节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我们合称之为“广义的精神”，它表现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社会意识、伦理、政策（教化）、教育（教化）、法规（法权状态）、宗教、艺术、科学、哲学。黑格尔这些对“精神”的界说，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解说“精神”在各种语境中的意义的境界，所以，至此我们算是弄清了“精神”的内涵和外延。

第三节 对“文明”的考察和界定

在我国，“文明”一词较早出现于《易·乾·文言》、《易·大有》、《书·舜典》中，其语句分别为：“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享”、“睿哲文明，温恭永塞”，主要指文德辉耀，文化昌明之意。与此不同，李章印先生在他的《自然的沉沦与拯救》中做了另一番考证。他认为“人类文明是对‘牧’（原初之大地，是没有显现的掩蔽）的照亮”，文明的中心是城廓，在古代叫做“国”或“邑”，“文明”即以“文”“明”之。这种理解与对《易》、《书》中“文明”的解释一脉相承，并且应该是在时间和逻辑上在先的。

以上考证性的解释基本反映出了当代学者们对文明的理解和界定的历史的和逻辑上的底色和主线。对文明的涵义，国内大致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表述作为流行的公认观点。

第一，文明作为社会意向。见于宛新的《文明之动因》，“文明是一套价值观，一套伦理观，一套人生观，它表达了处于特定文明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基本一致的意向，这意向就像无形的空气弥漫于现实的世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可见文明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精神。随后，宛新又提出了“儒家文明”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在宛先生眼里，文明实质上是文化。

第二，文明作为标准。“文明是同野蛮相对立的”，[①]“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②] 这就是说，文明是有着一定标准的合理性，进步性和符合人性的要求的事物。这是人们对文明概念较为普遍的理解。

第三，文明作为社会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是指：“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过程及结果。’[③]“它标志人类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总体进程，标志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④] 用胡适的话讲：“就是一个民族应付他们环境的总成绩”，[⑤] “文明的内涵就是沿着正方向调控人性，发扬人性的光明面，抑制人性的阴暗面，文明的进步，其实质是人们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有效地发扬人性的光明面，抑制人性的阴暗面，反之，就是退步，由文明向野蛮倒退……文明是调控人性的活动过程及结果”。[⑥] 文明是构造性的，但文明的构造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偶然的，从表象里层来看，文明是异于个人的各种深层的力量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必然性结果”。[⑦] 以上这些文明概念与广义的文化涵义是一致的，是最为流行的对文明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国的学者们基本上是把文明看成精神和文化的进步。那么，西方学术界是如何理解文明的呢？

在希腊语中，文明用 Πολις 表示，它的意思是“城市”，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源初意义，和我国古代对“文明”的理解相同。在现代的英文语系里“文明”用 civilization 和 culture 表示、

①李秀林、郭湛：《略论从物质和意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的和逻辑的演进》，《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 3月。

②郝侠君等：《中西比较 50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

③④ 转引自贺培育：《关于精神文明内容的新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 3期。

⑥ 陆震：《精神文明建设的枢纽与基点》，《新华文摘》，1993年 3月。

⑦ 宛新：《文明之动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而 civilization 和 culture 的意义相当丰富。civilization 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1）civilizing or being civilized state of being civilized（教化、开化、教导）;(2) system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文化）;(3) civilized states collectively（文明世界或国家）。culture 的意义有以下几种：（1）adv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powers,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by training and experience;(2)evidence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arts, science, etc.);(3) state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mong a people;(4) all the arts, beliefs, socialinstitutions, etc. characteristic of a community。① 统观这些解释，可以看出，尽管 civilization 和 culture 的意义很多，但都没有脱离“文化”这一基本内容，这是牛津双解词典中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着重考察一下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文明的理论要比我国丰富、深入、细致一些，但尽管如此，也可以将之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文明作为文化的统一体。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统一体。文明是大写的文化。它们都包含价值观，规范，惯例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的社会中被世世代代看作是最重要的因素。”文明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统一体”。② 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涵盖一切的而不被其它事物涵盖的”。③布劳德尔认为，“文明是一种空间，一种领域，是文化特性和表象的集合体。④”华伦斯坦将文明界定为：“世界观、习俗、组织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级文化）的一种特殊联结，这种联结形成了某种历史整体，并且是与该现象的其它形式共存的（如果通常不

①《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96年，第202、284页。

②③④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性质》，(文摘)，1997年12月。

是同时发生的)。'① 杜尔凯姆和莫斯则认为，“文明是笼罩一定数量民族的一种道德氛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整体的一个特定形式”,②中国文明就是这种叙述的活的标本。在施本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无法避免的命运……是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所可能创造的，最外层的人为层面，……是一种结局，是已经成型的事物不断代替正在成型的事物”。③

由上可知，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文化是对文明阐释的共项。但德国是个例外。19世纪，德国思想家对文明和文化做了严格的区分，他们认为文明包括力学，技术和物质因素，文化则包括价值观，和较高智力的艺术，道德特性，文化是原始的，不变的，非城市社会的特征，而文明则是具有更为复杂的，发展的，城市化的和能动性的社会的特征。这种区分在德国人眼里根深蒂固。但亨廷顿认为，德国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努力不被其它地区的人所理解，他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区分也不被其它地区的人所接受。除了德国人以外，人们绝对同意布劳德尔的观点，④而“以德国人的方式试图将文化从它的基础——文明中分离出来，乃是一种妄想”。我本人不以为亨廷顿对德国思想家的观点的评价具有什么普遍正确的意义，在我的印象中，德国人是以思维深邃，慎密著称的。德国的思想家们不会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轻率地推广他们的学术观点的。很明显，德国思想家把人类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总成绩叫做文明，把人文上的总成绩叫做文化，这有何不可呢？比如，我们中国人把祖国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因为我们有最早最成熟的冶炼技术，有四大发明，有长城，有辉煌的夫文和医学成就。古埃及文明的标志是他们那巍峨的金字塔。可见，区分文明与否的主要标准是力学、技术和物质因素，而一谈到中国文化，人们会毫无争议地说起中国的哲学和道教，谈到印

①②③④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性质》,《文摘》，1997年12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